

「香港」
依
达

銀海恨



银 海 恨

〔香港〕 依 达

花 城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江 川

封面设计：苏家杰

本书原名《光彩逝时》。原出版者为香港
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。征得原出版者同意，由
本社修订重版。

银 海 恨

〔香港〕 依达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5印张 260,000字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0-0730-2/I·665

定价：4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昔日电影皇后朱小红之女何嘉莉天生丽质、纯情动人。制片人龙景明对她一见钟情，不惜重金让她在电影《少女恋情》担纲而“一炮走红”，成为香港影坛令人瞩目的影星。

嘉莉大红大紫的同时，烦恼和忧伤也伴随而来——母亲不甘光彩逝去，欲借用母女关系东山再起而与她胡搅蛮缠；未婚夫韦理误以为她移情龙景明，一气之下断然与她分手另娶他人……

嘉莉难以忍受孤寂和悲哀，在龙景明狂热追求下，不得不以身相许。婚后的她，面对丈夫向娱乐圈宣布她息影的事实，顿感失落；尤其是龙景明巨资再拍新片，担纲女主角是新人叶莉的消息传来，嘉莉不禁妒火中烧，与丈夫反目。

心理变态的朱小红借机制造龙景明与叶莉有染的桃色新闻，更令嘉莉无法容忍。为了报复丈夫，她自暴自弃，打掉腹中的胎儿；又与韦理偷情，最后歇斯底里走上绝路……

本书读来扑朔迷离，引人入胜；高潮迭起，结局意外。非一气读罢不可，掩卷才长吁而感叹，不愧是香港著名作家依达的一部长篇力作。

序

我喜爱写“情”。

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恩情……人与人之间，“情”紧紧地联系彼此。自十七岁我开始创作第一本小说，主角人物间，我用各种各类的情感来渲染他们，希望通过他们感动读者。

多少年过去，多少人物与故事都被描写过，但是，我对小说的真情不变。

感谢花城出版社，将我的作品精选出来，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。但愿每篇小说中的真挚情感，能令我与内地的读者朋友们产生感情，由这一本本的小说，来紧紧地联系我们，恒久不变。

依 达

一九九〇年二月八日

目 录

序 依 达

缅怀昔日	(1)
涉足影圈	(26)
身价百倍	(50)
演出成功	(70)
越洋参展	(98)
作出抉择	(126)
表明态度	(153)
决定下嫁	(176)
发现秘密	(202)
从中唆使	(229)
爱火重燃	(250)
打掉胎儿	(277)
一切崩溃	(301)
要求离婚	(322)
后悔当初	(339)

緬 懷 昔 日

踏进家门，嘉莉已经听到母亲的哭叫声。

听见这一阵尖锐的哭叫声，嘉莉立即将脚步停住。她靠在大门背，不敢立即入房去。

母亲的叫声非常激动，仿佛要与人拼命，嘉莉既惊又慌，立即在墙旁失了神。房间内响起鸿叔的声音。“朱小红，你收不到这笔尾数，你不要怪我，你要怨，怨自己！”

“怨我自己，我怨自己些什么？”“黄导演说过了，那个床上镜头，要你露一下上身，你都不肯，黄导演要我求了你多少次？你自己问自己！”

“我不是露了么？我还脱了啊！”“你露的是背脊，黄导演要你露的是上身，前身。”

“我去跳海，我去上吊，我都不会让人家拍上身！”

“朱小红！你现在是什么年纪了？今日的你，不是十五年前的你；有人要你拍戏，已经是给足我这个经理的面子，你以为今天你仍然是十五年前的天皇巨星啊？别做梦！”

“鸿叔！我什么都干了，现在还来赖我这最后的一万五千元？你们有良心么？你自己问，你有良心么？”跟着，母亲连声大哭起来。

“你哭也没有用，谁叫你那天还要大牌臭架子？”鸿叔叫嚷，“黄导演说过，你不拍那个镜头，尾数你别想收！”

“妈的，我告他！我要告死他！”

“你去告，这件事，是你不对！”鸿叔立即说，“想要那笔钱，容易，黄大导说，立即补拍那几个镜头，支票立即兑现！”

“我朱小红饿死了都不脱！”“那么该死，你倒来怨我！”鸿叔叫嚷，“以后别再给我麻烦，别再找我叫导演给你开戏，我走了，再见！”

“你走？你走？你敢走？站住！”房内竟然传出纠缠声。

嘉莉心中大惊，只听见房间内有打架声，忽然之间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有人在掴另一个人的耳光。“哈……你敢打我巴掌？死东西！”鸿叔凶狠地大叫起来，“你疯了啊！你以为今天你仍然是电影皇后啊？死东西！”“啪”、“啪”两下。“啊！”母亲尖声直叫，痛怨地啼哭。

嘉莉又惊又急，再也无法忍受下去，一咬牙，她急往前冲到母亲的房门。才走到房门边，房内的鸿叔已从内直奔出来，边走边骂。

“嘿！”他一见嘉莉，凶狠狠地望她一眼，然后奔出屋子去。脸上红红的几条伤痕，妈分明被鸿叔掴过。

“妈……”嘉莉尖叫，直奔上前。地上的母亲一见到嘉莉，惊得“哇”的大声啼哭起来，这一哭，惊天动地。

“不要哭了，妈。”嘉莉心头沉重，“我明天去跟鸿叔拿。”

“连我他都不给，你去拿？”抹一抹鼻涕，母亲叫嚷。

“鸿叔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理人，竟会这样没良心！”

“嘿，棍打落水狗，我朱小红今天栽了，人人争着来踩！”母亲扔下了毛巾，咬牙说，“当年，嘿！这个黄之人导演，捧着真金白银，要求我接戏，我连眼尾都不瞅他一

眼！”

用手理一理头发，朱小红从床边站起。“那个时候，是我挑导演！谁敢给我气受？嘿！老板都要看我脸色！”她走到衣柜边，用手拉开衣柜边的抽屉，“嘉莉！你妈红的时候、威的时候，你还这么一点点大，你知道什么！”朱小红哽咽说，“妈怎么会有今天这种窝囊相？”

她的手摸进抽屉，接着取出一本照相簿来。缓缓地，她翻开簿页。“你看，我做女主角的照片。”她呆滞地看着簿子内的照片，“这一件戏服，近两千元，十多二十年前的两千元，可不是今天的两千元。”

妈又来了，嘉莉无奈地摇头。

“这是我们的三层楼洋房。”朱小红指住照片，“它是我们的车子，是‘福特’，美国牌的‘福特’车子，你爸和我，都有司机，两个司机，一个载他上班，一个接我去买东西。”

“你看！你看！你看！”朱小红一手扯住女儿，把照片簿子塞到嘉莉面前去。

“我看过了，妈妈！我看过了，听厌了！你什么的？健忘症啊？你忘了么？”

“啊？你不想看？我要你看，你看！”母亲含泪低声说，“你看，你妈以前可不是这样子的！那时候你还小，根本不记得……我是首屈一指，天皇巨星……”

嘉莉心头抽搐，一转头，她立即奔出房间，往厨房直奔。

“你看！你看！我要你看！啊……现在连你也不要看我了……”房间内传出凄厉而尖锐的哭声，“你们统统都离开我！不理我！你们全欺负我！好哇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瞧得起

我……我告诉你们，我是朱小红……”

嘉莉咬着牙，匆忙将厨房的门掩上。摇着头，她靠在门背，她让耳朵埋藏在自己的双手中。

“韦理，今天我要早点走。”嘉莉走到罐头柜前，跟方韦理说。

方韦理在“超级市场”的罐头部门点货，抬起头来，感到诧异。“有什么重要事么？”他问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有点私事，”嘉莉低声说，“我先向你请一个假。”

“不能告诉我什么事？”他又问。

“私事。”

“走吧。”他点头，想了想，他问，“什么时候回家？晚上我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我也不知，晚上再说吧。”嘉莉边说，边急步往更衣室走。

虽然，方韦理是她的男朋友，也是这儿的部长，但是，她却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，要不是为了母亲的事情，她是不会早告退的。在这“超级市场”作了一年半，她这还是第一次破例。

乘上“巴士”，她赶到鸿叔家去。鸿叔住在街市后的横街，步上五楼，她伸手去按铃。

来开门的是鸿嫂，身上围了一条围裙，大概正在厨房弄菜。

“鸿嫂。”嘉莉唤。

“什么事？”鸿嫂一见到她，双眼往上翻；显然地，她已经知道昨天鸿叔与妈争执的事情了。

“我找鸿叔。”嘉莉回答。

“你等一等。”鸿嫂说，“我不知道他在不在。”大门掩上了。

嘉莉在门外站了一阵，大门开了，鸿嫂站在门内，还是那一副紧绷的脸。“在里面，自己进去。”鸿嫂开了门，立即转身往厨房内走。

房间内的鸿叔坐在床边，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，正在刨马经。抬起头，鸿叔负气地望了望她。“怎么？”他仍是非常生气的声音，“是你妈叫你来的么？”

“不，她没有叫我来。”嘉莉走进房去，“是我自己来的。”

“你来做什么？我都说过了，”鸿叔放下马经，脱下鼻梁上的眼镜，“你妈的事情，以后不关我的事，我管不了！”

“鸿叔，你不要这样。”嘉莉低声下气地说，“妈脾气一向如此，你是知道的，爆过之后，就什么事都不会有。你跟她几十年交情？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几十年交情？嘿！时日不同了。”鸿叔把手一挥，“以前她要天上的月亮，都会有人赶去摘下来，双手奉送给她，今天，她是什么？她还以为自己是全明星？”

“鸿叔，别的不要再说了，妈拍了的戏，酬金是一定要替她收回来的，你可不能这样欺负她。”嘉莉低声说。

“我欺负她？还说我欺负她？”鸿叔一肚子的气，“黄导演根本就不想用她，我去到制片那儿讲好话，人家才给她机会。”

“但是，他们要妈脱衣，妈这一把年纪……”

“人家可没逼她，要剥她衣服，”鸿叔双眼一翻，“是她自己答应的，答应了，到开拍的时候，又推推搪搪。现在，可不是她的世界了，她以为还是她当红的时代吗？”

“你做了妈这些年的经理人了，这一次，怎么都要去向黄导演把钱追回来。”嘉莉央求，“一万多元，对我们来说，是笔很大的数目。”

“我这个经理人，再也不当了！”鸿叔瞪眼，“要人家给戏份，我说得口水都干了，她却还来耍大牌。昨天她竟掴我，嘿！狗咬吕洞宾！”

“鸿叔，你不要生气，妈是急性子，过后没事的。”嘉莉忍耐着，低声说，“麻烦你到黄导演那儿去说几句好话，把钱收回来，好不好？这一万几千，黄之人是不会放在眼内的。”

“我不去！你去！”鸿叔双眼一翻，十分固执。

嘉莉想了想，脑间立即又闪现母亲跪在地面，披头散发，满面泪痕的模样。“好吧，我去。”她毅然说，“你给我黄导演的电话。”

“黄导演会听你电话？”鸿叔冷声说，“才好笑。”

“我去找他。”

“人家会开门给你？”歪歪嘴，鸿叔说，“未进门口，狼狗就早已扑上身了！”“鸿叔，”嘉莉直叫起来，“你不肯去，我自己去。告诉我，导演在哪儿？”“到片场去吧！”鸿叔马上应，“你有本事，你自己去追讨，别来烦我！”

“早就该找黄导演去！”鸿嫂大声嚷，“找我老公做什么？哼！霉到贴地了，竟然还动手掴我老公！什么话？”

嘉莉慌忙奔出鸿叔的房间。跑到门边，拉开门时，她才匆匆叫句：“鸿嫂，走了！”三脚两步，奔下楼梯。路上，已经夜幕低垂了。

嘉莉打电话给韦理说：“你来接我，开车子来，我在街

口等你。”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方韦理担心地问，“你刚才在公司又早退，现在……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你快来，见面再说。”嘉莉说，“记住，开你的车子来。”

取了一件外套，披在身上，嘉莉又遛出街来。

她在街上站了十分钟，灯光下，远远地见到韦理的日本小车子，从马路的那一边驶来。

她连忙伸出手去，不断挥手。方韦理把车子停在她的身边，她拉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神色紧张而又关心。“韦理，我想你载我到清水湾去一次，好不好？”她问。“去做什么？”韦理有点莫名其妙。“我去找人。”嘉莉说，“现在时间又晚了，我坐‘巴士’去，会很不方便，反正你有车子，你就载我一次，好不好？”“无所谓。”他将车子开动了。

车子往清水湾的方向驶去，这时候韦理就问：“你今天怎么了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没什么……一些家事。”

“你好像很不安。”

“真的没有什么。”嘉莉连忙说，“就是我妈……有点事要我做。”

“嗯。”他应。

“你在这儿等我。”嘉莉离开车门。“你上片场？”方韦理向片场大门一望，“你到电影片场去？”“对，我去找人。”嘉莉边说边走进大门，“我一会儿就会出来。”

进了大门，嘉莉问到黄之人在B棚拍戏，于是她立即赶到那儿去。进了片棚，灯光明亮，工作人员正在打灯光，嘉莉一眼瞥见黄导演坐在一角。这是一场歌舞场面的布景，全部是白色的调子。嘉莉走过布景，向黄导演的这一角走去。

这时候黄导演身边有三个男人，围着他仿佛正在讨论些

什么事项，三个男人里的其中一个牢牢地呆视嘉莉，一副惊艳之色！

“这是谁？”他悄声问导演。

嘉莉隐约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，于是看看他。他穿了一身非常光鲜名贵的服饰，唇上有两撇短须，一脸风流相。由于他这样问，黄导演转眼向嘉莉一瞥。

“不认识。”他冷声说。这时，嘉莉已走到黄导演身边。

“我能否跟你说几句话？”望望导演身边的几个陌生男人，嘉莉低声向黄之人导演问。

“什么事？”黄导演抬头向嘉莉一看，非常意外。

“我有点事情……”嘉莉呢呢地四面一望，“可不可以到角落去……我跟您说几句话……”

黄之人眉头一皱：“我在谈公事，你没见到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“有话说好了！”黄导演跟着说。

“我是朱小红的女儿，”嘉莉于是把心一横，向黄导演直言，“我妈已替你拍完了那部戏，你还有一万五千元的尾数还未给她，我是来跟你商量……”

“朱小红？”黄导演看看身边的几个男人，面色一沉，“你是她女儿？你是什么意思！我黄导演拍戏，会拖欠演员的薪水么？岂有此理！”

“黄导演，你明明没有把这笔钱给鸿叔，鸿叔说……”

“这件事，越搞越糊涂！”黄导演断然说，“我跟你讲，任何演员在工作时期，与我不合作，或者未完成工作，电影公司有权不支付薪水，你大概明白的吧？”黄导演也许料不到嘉莉一开口，竟会在众人面前催债，一下子变得老羞成怒了，说话声音也响亮起来。

“我妈明明替你拍完那部戏了。”嘉莉忿忿不平地。

“还差几个镜头！”黄导演说，“我已跟鸿叔说过了，叫她回来，补拍几个镜头之后，立即就补发尾数。”

“你叫我妈裸上身。”嘉莉气得发抖，“这件事她办不到。”“小姑娘，有事请你回去，叫鸿叔或者叫你妈来跟我说！”黄导演双眼一眨，“我正在工作，我的时间宝贵，没时间来跟你说这种琐碎事，你快点走，不走我叫人撵你出去。”想不到黄导演一翻脸，声音又凶又恶。

“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妈是脱星么？一大把年纪，背也裸了，还要脱前身？”嘉莉气忿难忍，直叫起来，“看在我妈拍戏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可要尊重她一点！”

“你少说话！”黄导演霍地站起，“我从始到终，可从没想过用朱小红来演这个角色，是鸿叔声声说好话才用她的；我现在管她以前是什么大明星、大红星！我现在要的是一个演员，我要的角色，就是要露上身，剧情需要！”

“你……”“你妈妈惜肉如金，当初就不要接拍这角色！一切讲好，到拍的时候来要什么大牌？”黄导演哗啦啦地乱叫，“现在我几个镜头，要聘用替身来接，费用当然在你妈片酬中扣！你去问任何人，我黄导演做得是不是有道理？”

“嘎……”嘉莉被黄之人理直气壮地一喝，登时哑然。

“我现在要开工！走！立即走！”黄导演向片棚外一指，“我可没时间跟你来争论！开工！大家快准备开工！”黄之人拿起剧本，直走到灯光下去。

嘉莉立在一边，整个人呆若木鸡，傻住了，心头又气又急，真的想哇然大哭。

“你是朱小红的女儿？”刚才坐在黄导演身边的其中一个男人开口了。

嘉莉望那个人一眼，正是那个唇上有两撇胡子的男人。她没有立即答话，心中只是想冲到前面去，跟黄导演搏斗，彻底理论。

“朱小红是个好演员。”那个人接着说，“我妈妈正是她的影迷！”

他的妈！好讽刺的话！

嘉莉不说半句话，一转身，三脚两步奔出片棚去！往片场大门跑，她心中不断地跟自己说：“妈不可能再拍戏了！不能再捞这行了！去讨饭也不能让妈干这行了，气人！气人！气死人了！”她狂奔到片场外，远远望见，方韦理的车子泊在路口，她这才站着镇定一下。放缓脚步，她走到他的车子边。方韦理已经将车门打开了。坐进车子，她一阵发呆。

“怎么？”他问。“没什么。”她集中精神，佯作无事，“开车吧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”

“找到朋友没有？”“已找到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有拍电影的朋友。”方韦理把车子开动，这样说。“不是我的朋友，”她心不在焉，“是我妈的朋友。”她心烦意乱，见到了妈气得哭叫，她这才自告奋勇地去向导演开口。谁知道，她自己送上来被人侮辱一场。今日不同往日，母亲一直给她看什么照片、什么剧照……什么华衣华服，什么汽车洋房！

但是，这一切，都已过去了，都变成历史，变为笑话了。妈那些光彩早已逝去，今日已不再是她辉煌的日子了。

“我去找过黄导演。”嘉莉一入门，走进母亲房里，淡

淡地说。“你……”“我先去找鸿叔，他和鸿嫂都十分生气。”嘉莉在母亲床边坐下，“这笔数鸿叔是不想惹上身，于是我去找黄导演。”

“你去找他？何必去找！”

“我看你气得哭叫，忍不住去的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那几个镜头，他找替身拍了，费用在你的尾数上扣掉。”嘉莉抬头，舒口气，“妈，你别想再收到这笔钱了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，不收到这笔钱，我跟他不休！”母亲咬牙说，“他别想欺负我！嘿！这卑鄙小人，是什么东西？我当年是巨星时，他在做场记，在做副导演，一次因为场记错漏，令我服饰不连戏，被导演骂得半死，骂得像畜生！王八！呸！”

“妈，你别再说什么当红的时候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”嘉莉触电般地狂叫起来，“你越是这样说，越叫人看不起！今天不是你当红了！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！你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吧！”

嘉莉尖声狂喊，叫声震天。朱小红张大嘴，气得怔呆。

“妈，”嘉莉摇摇头，“你不要再拍戏了，不一定要拍戏才能找口饭吃啊。”

“不拍戏……不拍戏？不拍戏做什么？”朱小红傻怔怔地问，“去做收银员？去做钟点女工？去看孩子？当保姆！”

“不可以么？”

“朱小红去做女工？当保姆？”母亲冷笑再说，“我倒不如去上吊！”“你觉得没有面子？难道叫你脱衣服拍戏，就有面子？”